敝帚藁畧卷五

宋 包恢 撰

跋

跋鄧州通判饒公將鑑

將論百篇者紹興辛酉通守鄧州饒公諱廷直之所作也迹已行之事據已成之功而為之辨其是非定其得失不徒以成敗論者如度之以長短分寸不差如權之於輕重銖兩不舛其所取者既多可以為法其所去者

雖　可以為戒以此亦猶之鑑焉一舉目而閱之妍醜不可逃矣蓋兵家之所論者主乎理而亦不悖於法徒法者以權術為先之所論者本正而不譎體全而不偏用周而無缺無一若甚奇而非奇據理者以道義為本若甚迂而非迂故非斷之以理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昔之名將多以此而奏功有不然者雖戰勝雖守固猶幸也真可以補兵家之所不足而助將家之所不及其間借有未盡合者亦小瑕爾無傷於瑜奇書也知兵而明理必將有取焉況公非特有此奇書實有奇節也公本通守鄧州以守缺權州事因敵稱我朝已從和議許以此郡迫而取之如取償焉而公不得命已奏而未報乃堅守而死之嗚呼使公得終致其身而盡其用則所論諸將之善者皆當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成功當如何其光明俊偉哉今新江西運管黃君應龍乃公里人也知其事為詳且得百論皆公親藁以示予且嘆世人有奇書奇節而泯

没不傳於世者多矣如公之事雖在國史若此書則聞之當時欲進而未果迄今未有為之表章者某聞而悲之因書其後當有世之大手筆發揮以昭垂来世而為永鑑者云

跋林次麟東宮事鑑

東宮事鑑之書備矣真鑑之光無一物不可照固已不待賛况諸君子之所品題者又備矣增鑑之光無一塵可翳僕也又安得而措一辭哉然蒙林兄不鄙出而惠教之不可無以為謝敢因以着一贅疣之語焉夫以布衣而言天下國家之根本盡發古今之教法非思出其位又非有所私有所為而然者先儒横渠張子聞生皇子則甚喜若生而有教豈不尤可喜乎何喜也天下國家本吾一家吾君之子即所以為天地之宗子舉天地之内之人何莫非同胞之衆子惟一宗子之得人則四海為家一視同仁又安有一赤子之不並生哉故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而震為長子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

者其教之根本孰大於是以是而論則事鑑之作正家
内事也實切於吾身而非迂實發於吾仁而非僭其殆
林兄之意歟敢附及之云

跋郭省元玘帝王萬世寶鑑

天為父地為母凡厥有生孰有一人非父天母地之子
哉然皆庶子也必有一宗子焉至尊至貴者以為之主
宰焉在今日為主器之長子即後日為大君之宗子也
故欲知君道必先知子道父天母地之氣塞而為吾體則
天下庶子皆吾同體父天母地之志帥而為吾性則天
下庶子皆吾同性也體同性同則名分雖有尊卑貴賤
之分體性則無尊卑貴賤之間為是子者必能肖父天
之高明而無一子之不覆肖母地之博厚而無一子之
不載舉同胞之庶子無有不同得以安其體而遂其性
者斯謂之仁以是建立以是諭教此正中庸大學之微
旨郭兄其知之矣寶鳥鑑一書盡萃古今建立諭教之
本末包括無遺前所未有而其要在於遺天下千萬世

以不盡之仁此豈非其大者乎自古惟三代之宗予有此故為有道之長三代而下其知此者鮮矣故亦無復有三代之風為人君止於仁而為天下得人謂之仁誰復如此道哉然則孰若吾身親見之哉郭兄學中庸大學者也其所發明天下千萬世不盡之仁者其亦由此其選歟

跋山谷書范孟博傳

范孟博傳昔太史黃公所書今閩帥文昌趙公家所藏也某蒙公出示兩巨軸因得以刮目快觀而為之感嘆不能已蓋以范傳之清節照映黃書之筆勢飛動固已為世之至寶況凡所題跋皆前後名世士發揮殆盡似無復可措一詞矣退獨念人之所難莫難於生死吾夫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所惡有甚於死故患有所不避此可以觀人矣而先儒又謂感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是能死者又當於其處死之際觀之孟博之始繫獄而期一死也其仰天而告則欲上不

負皇天下不愧夷齊迨再繫獄而知必死也其與母決則以弟孝敬而足養母也已歸黃泉而可從父與予言曲致其義真可為從容以就死而非徒曰感慨以殺身者歟彼猶有議其激作名聲品覈裁量之過而卒陋黨議者曾不思大義介節出閒嬰其鋒其偉然剛直之氣自凜然足以破姦邪之膽遂使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誰實致之謂孟博輩為過者過矣或者又疑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其死也果中節乎抑不知世之貪生失節全軀保妻子者自己亡心存固已不見齒錄於世其次大命至止而獨頑戀係累覬存發喘餘息欲絶而不肯絶者何限有如病亡之時非臨難赴死之比也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重死盡見者以孟德而視孟博蓋天壤也不彼之尤而反求疵於此何哉太史之書此傳其以氣節事體亦有相似者歟初以史事往涪州戎州矣繼又以承天記丈而

往宜州橫禍所加隨處安受不悔不折有孟博之風矣觀其自述在宜州之舍上雨傍風無有蓋障人以為不堪其憂余既設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蓋悠然自得也不幸竟死於宜可勝嘅哉然遂獲與孟博相從於地下太史何憾也文昌公家之藏此書是又以忠定之大忠大義決大議定大策而措國家於泰山之安者其事固非可與范黃二公同日語也然功在社稷雖與日月爭光而邪議敢為蔽蝕亦嘗妄自為黨乃人自絕耳於日月乎何傷至是而反觀范黃輩豈不可為增感慨而重太息哉忠定嘗兩帥福迄今賢賢親親樂樂利利沒世不忘也是封福王文昌公復來帥於六十年後為於前而美於既章為於後而盛有傳世守忠孝自予而孫其猶宗周文公之有伯禽僖公歟文昌公欲刊范傳黃書于忠定新祠則將見與西湖之水同其清永晶之宮同其明千載猶一日也其真得所托也歟太史嘗自謂其雜書他日或可作安石碎金見愛

者或謂之然今傳與書並傳則不啻渾然真金而價又增矣其溢司閫臬方大有愧孟博澄清之志而太史又嘗稱史君宗英景道之秀以為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尤喜予筆墨在丈昌公殆過之遠甚甚惜大史之不及見耳公命某識其說因不揆僭加贅疣於其軸末云

跋象山先生二帖

象山先生之學至明至實粹然一出於正而知之者鮮或有妄加疑議者異哉姑以所與先伯叔二帖觀之知曰學無他繆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至有言其人酒後言動殆不可考顛狂禪語不可已訓則截然不掩其瑕而恕其罪槩可見矣世之號為學者其弊非流於顛狂則入於繆巧而不自知也而反敢致疑議於先生此實某之所未解抑先生嘗曰心乃天下之同心理乃天下之公理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顏子從孔子不秘孔子之門户至哉言乎彼苟私門户之陋者固不必與之辯矣或者源流自先生而

浸失其傳者方不免顛狂繆巧之病其不為先生之累者幾希其實深憂之有能即其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之說而求之庶乎有時自知而可以知先生矣吳氏子汝弋素喜學故先君予授以是帖經寇燬能實藏不失墜一日示某謂將刻之以詒後學予不揆僭及其本末如此以歸之云

跋克堂先生墨跡後

仁者天下之廣居義者天下之大道乃人心之所固有不待借居於外而居借路於人而行所謂非由外鑠我也而由人乎哉然則人既不患無此居此路矣所大患者有此居而終日終年奔走於逆旅荒墟之場而未嘗反吾之廣居有此路而終日終年冥行於荆棘險阻之境而未嘗由吾之正路此孟子他日之所哀也先君子之心畫高古勁健仁義筆也其牛馬走某拜觀而哀之江子遂能寶而藏之其志美矣然知徒藏此字畫而不體先君子之心則畫無乃徒為虛畫乎必居此居乃為

屋下主必行此路乃為路上人或不居不由則予之所哀又有甚於孟子之時矣予遠方寸之內仁居義路自備也盍思所以居於斯由於斯乎某敢拜手敬書

跋晦翁先生二帖

前輩名儒常評晦庵先生字畫之精神風采邵康節所謂天外鳳凰飛處別者也世以為確論有如其片言隻字傳在人間者爭寶藏之字畫云乎哉瑞之陳兄公明方少年而喜學恨生之晚而不及見先生也得此二帖而珍之其所志當有在矣慕其德猶鳳凰則必不肯渾於鷄鶩之群想其飛在天外則必不屑棲於林木之末且二書固非有他答問然如以目昏不讀書為天意以欠人文字多為債負聞人稱之尤多見公論之不掩其惡切於成己成人之事者無小大類如此讀書知人尚友論世雖生晚而不及見如將見之矣某之先君子從學四十餘年慶元庚申之春某亦嘗隨侍坐考亭春風之中者兩月每一追思常嘆景星之還復快覩旦家積

其前後書問至十數巨軸比年不幸連遭寇燬盡為六丁取去今陳兄之出示是帖拜手敬書重有感焉乃忘其僭而書此以歸之亦因以寓勵翼之意云

跋晦翁先生帖

學必有存主之處以為本必有持守之功以為實其致知講習乃所以精此本實之所在而非末非虛也某先君從文公學四十有餘年受其啟誨最多且久每於侍下竊聞之繼於先生丈集中飫觀之庚申之春又嘗躬拜先生于考亭而受學焉詳其所主無非先存主而重持守今者獲讀所與李丈二書實有契於前聞雖二書未足以盡見先生之學而大旨則有在矣獨疑近世為先生之學者往往多以格物為主至或偏於致知而廢力行泛於講習而乏持守其所謂致知講習者又類失其本而流於末無其實而入於虛殊戾先生誨人之旨大抵不過從事於觧釋文義之間卒之皆墮於空言而已李丈處謙師友淵源萃于一家其天資既謙厚其學問

加誠實其有得於先生之旨獨深而過人亦遠矣其子敏脩如又能遡其父師之源流而緝熙不替充廣有加斯可謂之能世其學矣因其不鄙示教前書遂不揆僭越輒書其後如此云

跋潘侍郎磨鏡帖　良貴

堯光四表舜光天下文王光四方周公光上下諸聖人之心光如日月然非止於鏡何時而昏借使如鏡萬一而昏時未有書磨之以何為藥若心光未至於聖人姑以鏡喻則皇極有訓可使民近天予之光以言為訓訓近於書喻以為磨鏡之藥亦孰曰不可然此易知爾積藥鏡上不施楷磨反為鏡累此則默成潘公所造深處謝顯道記問甚博大程先生曰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范堯夫謂小程先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若記則無許多積藥累鏡之旨歟雖然鏡光內也磨藥外也二物也以彼外藥磨此內光殆以外鑠我者況鏡光有形而其光死心光無形而其光活要必得默成公

之意於言外有不言而信者存敢以是求正於胡兄彥
隆覬有以復我云

書後

書吳伯成遊山詩後

永嘉赤城之台鴈古剡會稽之巖壑錢塘武林之湖山
天下山水之佳處也非身親履目親見安能知其真實
若直坐想而卧遊是猶觀畫圖於紙上爾然真實豈易
知者要必知仁智合内外乃不徒得其粗迹形似當併
與精神意趣而得境觸於目情動於中或嘆或歌或興
或賦一取而寓之於詩則詩亦如之是曰真實雲卧子
不遠數千里凡台鴈岩壑湖山之佳處遊覽略盡可謂
親履而親見者而其精神意趣悉於詩見之可以觀矣
近方就予問仁智内外之理予雖不能與之發揮而雲
卧已自足以發揮矣然則雲卧之詩山水云乎哉兩體
一百八十首當有真實能知之者

書徐致遠無絃藁後

詩有表裏淺深人直見其表而淺者孰為能見其裏而深者哉猶之花焉凡其華彩光豔漏洩呈露煜然盡發於表而其裏索然絶無餘蘊者淺也若其意味風韻含蓄蘊藉隱然潛寓於裏而其表淡然若無外餙者深也矣衣錦尚絅惡其文著闇然日章淡而不厭先儒謂水晶精光外發而莫掩終不如玉之温潤中存而不露至理皆然何獨曰詩之猶花云乎哉遠齋徐兄致遠之詩其當以是觀之歟王半山有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今泛觀遠齋詩或者見其若出之易而語之平也抑不知其閱之多考之詳鍊之熟琢之工所以磨礲圭角而剥落皮膚求造真實者幾年于茲矣故其字字句句有依據有法度欲會衆體衆格而無一字妄用一語苟作者切無謂其尋常容易乃奇崛之最寔自艱辛而得也余則尤於其受花之時而見之矣夫以四時之花其華彩光豔漏洩呈露者名品固非一若春蘭

夏蓮秋菊冬梅則皆意味風韻含蓄蘊藉而與衆花異者惟其似之是以愛之求其人其為屈大夫與周濂溪陶靖節與林和靖之徒乎遠齋既愛四花復希慕四君子人如是歌詩亦如之真可謂深而不淺者矣其視桃李葷華彩光豔徒有餘於表意味風韻實不足於裏而反人人愛之至以俗花為俗詩者其相去又不亦遠乎昔建安能者七徐幹居其一遠齋固自有家法源流矣何取於永有本如是徐子又必嘗有契於斯言者遠齋惟益反其本而充之則成章而達猶盈科而進源之所自出者滋深而詩之所可至者益遠矣又豈予之所能量哉

書侯體仁存拙藁後

文字麗天巧未聞取於拙名何哉予觀聖賢矯周末巧未見其拙而乃獨以存拙名何哉予觀聖賢矯周末文敝之過故禮從野智惡鑿野近於拙鑿窮於巧禮智猶然況詩文乎嘗聞之曰江左齊梁競爭一韻一字之

奇巧不出月露風雲之形狀至唐末則益多小巧甚至於近鄙俚迄於今則弊尤極矣體仁之存拙豈非欲矯時弊乎以今視古不巧不拙無如淵明知之者謂其篤胸中之巧亦不足以稱之不知者或謂其切於事情但不文爾是疑其拙也此可與智者道體仁當自知之抑一言蔽處又能思之非拙非拙得其正矣此予迂說然乎否耶

書撫州呂通判開詩藁略

說詩者以古體為正近體為變古體尚風韻近體尚格律正變不同調也然或者于格律之中而風韻存焉則雖曰近體而猶不失古體特以入格律為異爾蓋八句之律一則所病有各一物一事斷續破碎而前後氣脉不相照應貫通謂之不成章二則所病有列琢痕迹止取對偶精切反成短淺而無真意餘味止可逐句觀不可成篇觀局于格律遂之風韻此所以與古體異先正有云維詩于文章泰山一浮塵又知古衣裳組織爛成

丈拾其剪裁餘未識衮服尊正謂是歟今耐軒續藁則似獨不然觀其八句中語意圓活悠長有蘊藉有警策氣脉貫通而無破碎斷續之病且所寓言多真景真意雖對偶而若非對偶無剞劂琢磨之病其所自叙以為自三百篇而悟入則宜識衮服之所以尊而與組織成文者不可同日語矣抑予味之所謂磨礲圭角浸潤著光精非特見其用功之深亦由其神情沖淡趣向幽遠有青山白雲之志而欲超然出于塵外者志之所至宜詩亦至焉者然充此以進于古體不難矣律昉于唐唐高韋柳取其古體風韻也由韋柳而入陶必優為之又當俟別藁出而刮目焉

書平寇録後

比者郡境寇禍之迭起如卒風暴雨之驟至而青天白日頃刻變為晦冥豺狼虎横出肆行恣其吞噬蕩無忌憚纔三四日間新城大牛為盗區諸縣市井鄉閭之民駭汗驚走不知其幾千家幾萬人也吁禍亦慘矣其

首滋衆其徒寔繁自其初勢而覘之若當為持久徐定之計未易以一朝滅也然曾未幾時卒定于旬月之間亦不待如古人五旬七旬之久者何哉郡將覺察早而區處宜朝廷調遣速而施行決也向使縣家之始申于郡也非畏則玩則將見如永不早遏而滔滔方長如火不早滅而炎炎方熾未已也今郡將吳侯識敏而機警即容運方畧亟行措置遍選巡尉隅總為防遏守禦之備力請兵于朝數日而畢集矣然使郡將之雖申于朝也或輕視貌聽而未之應則又將見如溺不速拯而益深如焚不速救而益烈必至塗炭惟朝廷見遠識微賊在目中其應如響不啻占決而洪撫江吉建寧左翼諸軍並遣而賊破膽矣乘此之時投此之機所謂滅此而後朝食可也然郡將以仁存心惻然不忍以為兵雖衆未可以輕用節制之權雖專未敢以擅興盜起之初固先多行廣行撫諭矣況朝廷本欲掎捕蕪行郡將益體此意惟務殲厥渠魁不求窮治脅從又況盜區非一鄉

一都而止誅之則何可勝誅哉顧念此徒雖衆其機要實在関社関社破則他處皆不攻而自屈于是按兵未動惟在擇土豪明示賞罰俾之擒捕大首或出奇計以圖之或出義丁以取之自大首既連連有獲凡正典刑者十二三輩而其餘黨已懾服之不暇不勞餘力也此由善度輕重精察緩急而深得平定之機要也昔人謂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今則兵未始用反速而不拙巧而不遲有在乎兵之外者矣然虎在山而有凜然之威然後人不敢犯龍在淵而有隱然之霊然後人不敢狎諸軍坐鎮雄制于此然後羣盜魂亡魄喪影滅迹絶於後相繼授首固其所也夫不戰屈人兵之上也戰功日多兵之下也然則今者兵之為功大矣猶恨不決于一戰不決于一洗誤矣沿流遡源謂之由夫郡將覺察早而區處宜朝廷調遣速而施行決非敵或者徒見後來平定之若容易也乃追咎前者申請之若張皇也前後若相戾然曾不思已丑庚寅之亂刀山在前劒樹在後恨

不立見兵威之臨也而郡縣方且坐視不言兵如醉夢然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四邑之人徧遭塗毒肝腦塗地不張皇之效何如哉闕社之起蜂屯蟻聚非徒曰盜賊而實為叛逆非徒不為本郡之百姓而寔非國家之百姓略不誰何也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十有餘年擅為生殺威福之主害而家凶而國如在聲教之外癰疽既成今乃大潰不張皇之效又何如哉其在于今惟其始若張皇而寔非張皇故終能平定之易也要非親履而親見者不足以知之僉幕諸君類聚成編本末明甚皆實録也予嘗預聞其畧因贅述其編末如此觀者亦庶幾知往平之事為可戒而今日之功為可法也夫

贊

陸象山先生贊

高明英特所立之卓沈潜慎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告子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内外者皆虚説誣而徒

塞乎仁義内則皆實光大而可入乎聖智不差毫釐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渾融嗚呼若先生者真可以進乎夫子矣嗇嗇莫尚之明而世之妄肆瑕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

欽定四庫全書

敝帚藁畧卷六

箴

酒箴

宋　包恢　撰

酒流生禍獄訟繁興一獻百拜正避禍生二爵三爵油油言言本以成禮豈繼以淫大亂喪德罔非惟行執拘以殺非過於刑糜穀耗財一醉是營飲狂失禮厥禍猶輕其毒腐腸其厲熏心毒亡鬼喪昏夢莫醒肉脫骨立將重殞身酣者忽亡

為禍甚明反狂歸聖一念可升能自戒者先民有程或不多飲以約於親或加自杖以違先人或本善飲斷不濡唇為荒忽故廢業是懲特患不為不患不能願自愛重戰戰兢兢以報爾先以全爾靈以保爾寧以永爾齡遠大可覬功名可成彼嗜酒者德傾是名果溺其言禍將滿盈苦口利病反頌為箴勇決敏銳與心為盟自此覆爵清白如神

銘

忍齋銘

傅兄純道以忍名其藏修之齋而求銘於包山老翁某翁謂此道甚大非某之所能言然純道欲以此一言以為不智不敢辭乃言而終行其志亦大翁雖一言以為不智不敢辭乃隨所見為銘以復之其詞曰

人惟一心忍乃一如胡為待人與己差殊由不識己混然一體乃一膜外妄分我爾爾瘝我肥我安爾危爾災我福我全爾厭凡有便利競取歸此凡有患害並推與彼如心同然遂大反旃待我登天聽爾墜淵魯反思否

乾父坤母人皆同胞同生同受氣同一身性同一仁可
隔彼此孰非同人萬物皆備況人同類強恕而行仁近
可至已所欲為立而達而達而推以及人立達如之如非所
欲非已所獨亦勿施人洞然心腹絜矩在中左右交通
差其度有戚有休可樂可憂凡為已計即是人謀先儒
為恕充廣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庶恕大矣夫為德不
孤四海皆準宇宙同居然實非意有本如是宜先明心
秋毫無偽是乃為忠欺妄不容不陂乃平不私乃公剛
健篤實積之純一如天無雲景景白日忠極於斯恕出
由茲如形有影體用不違中心體約如心用博何用不
如何往不若一以貫之惟參也知賜疑多學猶未知非
無加如我宜未許可終身欲行勿施則罔參日課功三
省在躬乃先為人恐或不忠勿憚難儗勿忽易企知求
實知履求實履成已成人仁智有親皆性之德外內維
均惟如盛字純道罔二藏身此瘠恕寔天地世狹道蕪

少比規模予言似怪君其謹諸

達觀堂銘

平兄少平作晚年藏修之堂名曰達觀其說謂此心此理同乎一原或生或死同乎一致真若達者之言者友人東平包某為之推明其旨曰

地為吾形天為吾氣天地之性即此為貴一陰一陽性成善繼形氣即道氣塞即義非隱非顯非一非二天地之會形氣以萃乾父坤母遺體以畀清明在躬志氣具備天地之散形氣之離氣還歸天形復歸地昔生何愛今死何畏惟達能觀達必上智渙然心融怡然理契洞然燭照靡疑靡滯能通一貫本無二事以晝夜觀死生一致消息往來始終終始惟能知生即能知死形氣聚散雖若有異天地之運萬世無弊吾身形氣天地即是天地常存吾身非鬱生非贅疣死非廢棄博厚高明浩浩罔既並行不悖並育不戾死與生同混混無際少平心宜以平視非可意擬非可言議朝聞夕可自反自

試懋哉懋哉願言自勵

誌銘

馮撫屬墓誌銘

士固有身長不滿五尺而意氣雄千百人者或者為人卑弱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昔聞其語而見其人矣求之于今何難哉若馮君諱庭堅字舜舉者其殆庶幾乎其性質温厚其氣貌和平其體若不勝衣其言若不出口其處己待人恭而寛平時無事若退然惴畏無能為者至其遇事而激于義則奮發慷慨慨勇往而不可禦倜儻権奇智慮出而不可窮讀書必求有用每觀史傳忠節之事必為之興嘆曰男兒當如是矣方其校藝于文場也所試輒中嘗屢與海内諸冠帶國橋門乃竟不偶而亦未嘗以得失為欣戚蓋雖素習文事而洞識兵機嵗在紹定之已丑鄰郡大盜起汀有黄緑頭者郤有劉安國者其猷甚熾而鋒甚鋭也時建寧府差君為隅總籍保伍以衛其鄉或以非士所宜受而宜辭君

曰庠序之所教養者謂何吾疇昔之所學者謂何顧乃臨難苟避坐視鄉民之塗炭乎乃捐家貲給鄉丁日習戰事修險要又自別招義勇二百人自辦錢粮不以累官府自賊破光澤將犯郡境已及麻沙君能嚴陣力拒之老幼賴以得活者甚衆先是朝廷遣殿前統領童德興兵一千餘人來建先至麻沙君因為之鄉導且容以其義丁犄角之賊甚恐府促童歸君曰兵有機會權宜今賊前有巨浸之阻右有唐石之抱我軍方張功在目中願統領暫留可以一鼓而擒之今及賊不攻而反賊得以玩我軍矣天假我以機而不能乘之則機不在我而在彼矣童不能從時本府三司委劉帳幹屯招義丁討賊而差君充計議官君親往唐石招一千人為土軍號忠勇賊破邵武乘勢來剋君將忠勇進丁字橋出賊不意設三伏以待之賊至迎戰佯北伏者迭起賊衆大潰斬首甚多既而賊增衆復來合數千人劉帳幹以彼衆我寡為憂君曰我聲方振賊氣方懾我若退非惟賊

得以躡我軍亦有以沮我軍也於是偃息示弱軍皆伏
山下而卓白旗於對山之頂賊不敢進而退君曰賊怯矣
吾將擾之遂選壯士二十人夜入賊中使聞金聲則合
而擊之金止即止凡數合而還無一傷者因令鳴金如
遁去自是不復東向聞賊再入光澤君曰今賊深入虛
實未可知不可不分兵為援君軍下橋劉帳幹軍牛巔
賊出其後沿途縱火使我軍中斷劉欲退軍君曰今四
面皆賊將何之願率所部力戰帳幹援于後此必勝之
機也少頃賊擁衆來君立馬而望張左右翼以應之皆
殊死鬬君親出陳前視其驍勇者發數矢斃數賊躍馬
衝其陣衆悉力併擊賊大敗望忠勇旌旗而走後南劒
白水峒連明者作亂童統領為其所敗賊將伺府境守
令分兵守嚴嶺乃部忠勇二百人守之賊不敢犯軍之
所至鷄犬宴如也暨甲午之夏唐石中里有襲日未者
倡亂環唐石數百里莽為一盜區時郡將表大監甫即

調遣左翼軍禁軍等收捕而以教授包某為監軍司禮
韓綮副之差君為軍前計議君曰唐石山高深險固未
可輕進然當以計勝計當知所先也乃條畫山川形勢
指陳攻守要害以入峒初險在牛頭嶺正唐石之都隘
崇岡峻嶺俯闕層崖前阻深流路容側足羣賊所以未
能有其險而不敢東下者以有竹溪二十四保未悉從
亂也今若先通竹溪乃唐石之左臂先世嘗居焉可以
片紙下之盬軍然之亟使馳檄由間道達其首領開陳
利害諭以禍福逆順之理彼新為襲奪從適值襲其遺偽
帖令率保內把牛頭嶺其首領既聽君言遂合二十四
保皆不從逆而效順君又募善戰者得百餘人亦號忠
勇土兵暨賊衆數千分道而至君率所領涉溪南岸率
先邀擊于前賊懼走復沿溪遠出北岸夾擊于後賊腹
背受攻多戰敗死其衆潰亂多生擒其首領獲襲印未
之妻孥與其餘黨平盪之功君之力居多端平啟騎笣
淮東時高郵守朱復之以君權在城兵馬監押彈壓防

城軍馬君沿城提督雖霜雪中不少怠敵騎犯相城過高
郵守委部馬軍清野蕪間採前事當是時兵有突入民
家取其物而焚其舍者民未遭敵兵而先自被害矣君
出城即令百姓入城俟報至而清野民感之道遇敵騎
收我骸骨以歸平旦敵騎至君整隊徐行敵人以為疑
兵不敢逐遂清野而還月餘忽報敵騎至菱塘守亟與
君謀之君曰欲得四輕舟弓弩手二百人守如所請君
駕舟抵岸伏兵田舍後遣五十人背水而射之敵先鋒
數十騎奔衝前來君分軍而兩之敵騎臨流不能制突
入泥淖中伏兵出其後夾而射之射死數十人奪馬數
十匹敵應兵至君率軍徐登舟敵人遁去自後不敢窺
高郵守申奏以為菱塘第一功也嗚呼此其意氣之雄
儒者而能必達其志如此豈非有古人之風乎然則以
其前後之備宣勞績所以賞之而官之者宜如何顧乃
在鄉嘗兩為計議久而方補一資繼而又僅轉兩資福

建安撫司準備差使在淮又嘗兩拒北寇功雖奏而不賞何哉然君素守謙退其欲立功名出於忠義而無矜功施勞之意不能巧於經營安之若命泊如也特其在兵間以勞苦在淮間以風寒因此成疾浸病一旦忽謂予曾中洞然似無一物此身如在太虛中恐是全歸時矣遂自盥漱正巾整衣而坐旋就卧而逝時嘉熙己亥四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後七年始獲葬於唐石吳坊上富其山雄偉如其志乃其所自擇從治命也君世居建陽竹溪祖朝佐遷居麻沙考應昌妣徐氏一子震自葬後屢以君與予交契厚且嘗為監軍於唐石而得公之助者即予也痛念迺父之有功而不達因誦唐張直之之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死於是耶以代為其父致求銘之意予雖非能文辭者然因君亦有感焉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此陶靖節所以撫卷長慨而不能已古来賢豪不達而埋光鏟彩與草木俱腐者又唐史臣以為不可勝咤者也如君

者豈容不有以發其翳而出其光彩哉獨恨囑之非其
人予言懼不足以傳世行後耳既迫於情義不容辭乃
為之誌其大槩而銘曰
何學業詩書兮胸有許甲兵之精強何貌若怯懦兮用
賊可滅敵可禦兮何兵勢之莫當功已多名未副兮何
爵賞之未償人為君稱屈兮君自無少嫌於肝腸生而
順命兮沒而安康山峭水清兮皖宜是藏其身恨未顯
兮題在後人之熾昌

吳王簿墓誌銘

予友新撫州金溪縣主書姓吳諱炎字晦夫以淳祐三
年壬寅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家予時以台倅
易倅臨安忽得其居之遠近內外各以書訃予為其學
徒者則曰無復有此賢師友矣為其里人者則曰無復
有此鄉善士矣為其宗族者則曰無復有此賢伯叔兄
弟矣予為之慟而言曰世之受欲生惡欲死者其惑之

不辨久矣晦夫之亡同聲哀之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自幼嗜學如嗜飲食博識前往而文思如泉湧辭藻如春華有弗問問則多知有弗疑疑則能辨且不憚勞為人反覆開明學文者運意用字造語悉有法度可以指授以是鄉之學者多從之游每隨其分量蒙麗澤之益此在學徒是以有無復賢師友之嘆其氣貌和平其詞意婉曲望而見者以為君子人也況其志行脩潔少有可見之身過與人多美意無惡況誘人為善孜孜不懈人有請可從者曾無難色不亦委曲諭之未始峻拒人亦不怨似多可而實有守此其里人是以有無復鄉善士之悲其諸父叔在時莫不愛之以其循循孝友和氣藹如也其後諸父俱亡兄弟子侄甚衆晦夫悠然其中無疾言遽色不犯尊不凌卑會聚則少談世俗細故多言古今善事有默寓相勸相規之意未始與一人作惡或有不美之爭必致排解調娛之力故人無長幼咸知敬慕此其宗族是以有無復賢伯叔兄弟之恨方為兒

時已端重如成人不好戲弄不為戲言獨於義理文字乃其所好初從予先君克翁問學即切切有志年十六七時侍父兄見朱文公于考亭文公令講魯論首章喜之因聽誨論者踰月而後歸自是一意實學而不廢科舉其所試之文根於義理尤極精到嘉定丁丑補入太學每試必冠諸生計分幾成優校觀其文者莫不擊節稱嘆端坐存心齋晝誦夜思業以為常淡然無他好未嘗妄出為市井之游若不知紛華盛麗之可悅者或者欲搖動之抗不可奪素行益堅同舍驚異始疑而終信翕然稱之以為不可及晦夫資既純明一時海内名世咸友之淵源聞見既博智慮益明時在學推為博通之儒既而遭父喪以歸居喪盡哀服除即厭出事母盡歡者幾年屢免文舉咸謂一第特其餘事乃竟累試見屈於有司嘉熙戊戌天子策士南廊勉就之以入優等授金溪簿待闕未赴間益嗜未見之書究未竟之學凡若學

徒者若里人者若宗族者往来講習方有餘樂其所著有暘山猥藁若干卷及日記以自課其所學其進未已也而不幸死矣前數月盡區處家事幽以告之家廟明以托之親朋若前知没寧而達者夫惟其親朋之所惜者年纔五十有九而平生所志所學不得少試一二或曰昔有不許小程先生學之可用者後有因其論塩鈔法而始知其可用晦夫常倫論江西塩販之弊贛之守臣往往有用其說以戢姦萌者人莫知其出於晦夫也使其少試豈特能主簿書使會計當而已哉而遽至于斯亦可哀也夫魯祖某考某妣錢氏娶熊氏再娶傅氏二子曰某二女長許適某次在室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其兄玉汝謂知其弟莫若予欲得銘予念晦夫少予二歲總角同學相知真莫如予也聞訃而傷之倍於常情豈容不銘銘曰

孰為質玉色之光兮孰為美天葩之芳兮質既良學且強兮文既彰行且藏兮宜高岡觀鳳之翔兮何垂耳困

驥之良兮以此易年宜得壽延長兮何為中身遽有此哀傷兮獨幸文質學行存若不亡兮

陳通判墓誌銘

負才氣而加之以知問學在古則易得在今則為難全若池州通守陳公諱詠之字子人物脩長體貌魁偉固自有堂堂大丈夫之氣象而音吐洪暢言論慷慨又若有湖海之豪而傲視瑣瑣者其才氣之浩乎其中者也不能掩於外矣而未有以見其用也若其為泉之征官則征額辦集而不擾其為斷之幕官則剖決疑枉而無滯其為沅之秋官則治獄明審而無留是雖足以少見其用而亦特公之所易者猶未足以見公之所難者也至若沅境蠻猺長吏未知所處惟公單騎深入諭以恩信蠻遂草心沅江湍怒齧城人情方以為恐惟公視其所衝過以甎石城遂無損初宰饒之鄱陽歲方大歉公先於賑卹後於征斂寧拙催科甘書下考雖不利於己而實利於人後宰撫之金溪

迫以閩寇因以飢饉公防護賑救兩無缺事竟卒不入境民亦獲安全且平糴建倉為經久計方大旱時邑境有龍湫在萬山表人莫能到公獨攀援而上竟至湫所露宿而禱焉公歸而雨隨之遂反旱歲而為豐年是不惟誠孚於民而且孚於神矣其後二郡池州則給運之功最多攝郡南康則枰提之策甚便其所至頽脫以出治狀類有可稱公之才氣見於用者此其所難歟抑又有甚難者世固有負才氣者矣而不知學問者多也況世家積累貴富之後乎公自少不徒世其官而能世其美志趣高尚嗜學好修魯不移於貴富之習抑世之問學者又方汎迷於訓詁議論之虛浮而公獨欲反求於身心自得之真實可不謂過人矣哉象山陸文安先生昔以實學師表海內而金溪乃文安之鄉也公讀其文如見其人因得以發明本心慰滿素志乃創書院于邑以寓其尊事之意捐俸買田選秀士以共講明又延象山學徒傅公子雲為之師公邑政既脩而教亦行焉邑

之士民迄今頌之南城包公日庵得象山實學者也公敬信而嚴事之每抵掌極談擊節慶快心頎神會有超乎訓詁議論之表者自是軒豁磊落表裏貫通其所自樂亦真有不可誣者生於其心見於其事宜其實政實利及人者非一蓋有可驗者故嘗曰人無學則無綱常無綱常一膜之外皆與吾不相屬豈人也哉凡所履歷必欲崇教化而根本於孝慈欲人皆知學也非學問有以成其才氣能如是乎使得盡其才而行其學其所成就又豈如是而已乎公以淳熙辛丑三月八日生至淳祐癸卯六十有三亦以是月是日卒亦異矣夫時夤起迎賓客初無疾痛及午告家人曰吾行矣整襟端坐賦詩一絶而逝公知死生之理矣親舊莫不哀之公實敷文閣學士獻肅諱良翰之孫而寶謨閣待制少師諱廣壽之子也公事少師當諫即諫不獨以順承為孝少師嘗稱以異日為政必有可觀母留氏嘗有疾百藥不效公焚香泣禱願減己年其疾頓愈此尤人所難也娶姑之侄

留氏先二十年卒

李牧坡墓誌銘

盱江有自號曰牧坡者姓李諱溥字予源隱君也其猶古之所謂逸民者歟君之生也自其少時一美丈夫崛其易溺於嗜好者乃獨所好者仁超然出聲色之外自其祖父世居城市崛其習見華麗而悅者乃獨所悅者學反泊然有山林之氣故世方忘生狥欲不知悔君則蕭然一室不娶以終其身世方奔名逐利不知反君則不事科舉忍貧以安其窮由其所好所悅與世俗異也當其未及壯未得師也其趣自高其志自尚不妄交不苟狥直欲得當世明師而師之求所以自見於當世者始從鄉之克堂包公遊包公謂何必遠求予之鄰有利公文伯者郎予之師也君信而就學焉利公就學習而說克己為人以叩之君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数月忽一旦渙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曾無秋毫凝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平時無事或撫掌抱

膝笑歌自若不知手足之舞蹈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口於芻豢常有餘味履坦而蕩蕩魯不見有戚戚之態幾微出於顏面心根發而生色睟然盎深且牧以志其所自養也自養者厚而其證驗有不可掩於外者矣君既性靜而和容貌温粹而詞氣從容内無城府而外不事形迹故人皆樂親之自然釋回增美有使人意消之嘆以所自得者語人每亹亹不倦因其言而感發者甚衆顧雖與人多和平若少所可否者至於義或未安斷斷不詭隨遇事多寛柔若不足於剛決者至於理或未當毅然不可奪其所向既獨善若不屑於善世之事者而畎畝之中未嘗忘抑其中虚而明其於人情物理事勢之是非向背類有衆所不察而己獨見者故與之上下其議論者鮮不為之心開目明或者群居衆議疑而未決爭如聚訟君於其間或正色以斷之或談笑以解之往往為之冰釋有仕于州縣者以禮屈致問學問政勵翼宏

多所至亦陰有惠澤及人者以是遠近益愛慕之不稱其姓字而曰牧坡尊敬之也所為詩文不務雕飾而詞多警策句多清麗人能傳誦之平生少疾痛老猶童顏直以氣漸衰弱而就盡一日忽悠然而逝庶幾乎考終命者時導祐癸卯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七聞者孰不傷之君事親孝而尤友於兄某有二子君以其次子為己子曰吾親有後可免不孝考某妣某氏子曰自復性情惟肖而世其學孫四人男定老癸郎女秀娘安娘俱幼自復卜以次年甲辰某月某日葬君於城西之二十里曰黃田不遠千數百里来請銘亦可謂孝也矣銘曰

維冬之日人爰而親維春之風沂樂而真志道於遠得師於鄰一覺之後一好之神孰曰予賤孰曰予貧無祿而富莫潤於身無爵而貴莫尊於仁歸全正命歸安佳城珠藏玉韞山輝水清牧于黃田百世如新

吳規父墓誌銘

一齋吳規父幼而自抜不群强壯而自立不變至知命而自樂不憂蓋姿器學問卓然有以異於人者也方其失所怙特纔十餘歲若在常兒未絶襁戲況從師問學誰其導之規父早已若成人聞克翁包先生講道於家問無曠時克翁有書堂在高山之巔當寂無一人之時規父不懾不懼獨處其中誦書之聲如鶴鳴九皐之上而聞于四野之間者晝夜以為常也且衆駏從學者多為舉子業誰為真具志識欲聞一貫之道者克翁方專以此道淑人惟規父用志不紛受教之次知所宿聞有能知三極樞要萬化根本不出此一貫也從游漸久聞言輒契此非特其志獨能超出乎流俗之表而其識已見益多大而宇宙細而事物何一理之不講何一説之不究蓋欲由一而通于萬會萬而合於一故以一名其齋識所學也自其既有聞於師有得於己於是博觀書傳之言徧閱儒先之論莫不意領神會心悟理融證據

端的自信不疑時已豁然貫通矣以此為文則發揮昭
白以此決事則曉暢洞達以此出而與當世名師友游
則如慈湖楊公潔齋蒙齋袁公父子莫不同聲許可而
規矢不自以為足也歸而反覆沉潛條理緝熙進退如
初思欲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全體純備而毫髮無遺恨
知之已明守之益固視天下若無足以惑我而奪我者
如眈視之虎自足其欲如芻豢之味自悅於口益信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之言不我欺據其所知殆有若他人
之所未見而前賢之所未及者有講義庸語一篇皆温
故知新自得之說也既力以此學自任遠近學者從而
質疑問惑者甚衆稱之曰一齋先生隨叩而應深切著
明聞言類有省以規矢自拔不群自立不變至自樂不
哉德性機警理有人所苦思而未解者一見即晤魯無
窒礙才氣强敏事有人所惴畏而不為者一決勇往魯
無留難胸中疎決磊落徑直無留藏議論倜儻慨慷明

白無凝滯凡與人交久真情實意相與歡洽而所至顛
脫以出凡目其貌耳其言者亦皆知敬而親之其友愛
之義尤重長兄早世喪葬皆其營辦母事其寡嫂子育
其二姪能始終扶持以至於成立死者無憾而生者無
缺也其為詩文有骨力多雄健如其為人治諸經為場
屋之業尤精到而竟見黜於有司惟待試成均者至于
四五而亦卒不利也然以其姿器學問之異於人則顧
此不足以為其軒輊輕輕重第其素有抱負於經世之事
業講之甚習常有意於古英俊豪傑之所為而畧不使
少遂其意或者惜之而亦自處之泊如也為人脩碩氣
厚而力雄聲如鐘鼓有若
終時淳祐甲辰五月四日也聞者孰不哀之規父諱槩
魯祖某祖某考某妣某氏娶鄭氏子男二彥博彥性女
一彥慊適黃某孫女一以某年某月葬以某所某所厚
友見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包某為畧志其平生而銘
曰何志識之早慧而福壽之中止耶何意氣之甚偉而

體氣之遽瘁耶何大學之知至而大命之速逝耶何健筆雄文之鋒銳而一名一第之竟不利耶嗚呼已矣孰能起之余嘆明道象山二先生之名世皆以五十有四而得正以斃也則於規父乎生何愧後先儒一年而死亦何恚也欲後来之善述善繼則猶覬其精明如在而能陰相其二子也

汪氏墓誌銘

婦人美不外見觀於其夫與子而知之如山林之輝淵水之媚則其間必有珠玉存焉者予嘗近觀盱城之南有兄鄭君直甫家庭之諠然其子純子文采之蔚然則知直甫之所配純子之所恃其美具可見矣蓋夫人姓汪名處正世居撫之臨川自歸于鄭善事舅姑得其歡心舅先亡故事姑尤加恭謹鄭本屋潤而家肥夫人能承順夫志而敬戒不違助夫克家日以昌熾以一子前熊氏出也夫人撫育如己子畧無異意以至於長延師教之學業日以精進志向不肯碌碌前道未可量也以

其父子之間觀之夫人之美雖欲不外見其可得而掩耶疇昔少疾忽以小疾終實寶祐丙辰七月二十七也享年五十有四祖諱汶考諱尧佐妣陳氏夫名國華子名無妄直甫純予其字也孫可翁晞翁肖翁晞翁出繼姪天宜後後二年開慶己未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始克葬于太平鄉五都地名石岐求銘於予辭不獲銘曰

出于平陽歸于東里夫以直遂子以純美發越在表輔成于裏内則母訓可驗終始歸安石岐山輝淵娟如玉如珠以克永世

欽定四庫全書

敝帚藁畧卷七

宋　包恢　撰

說

拙默說

拙與巧反默與言反拙默近實巧言近虛三代以前道明道行巧即此心之智而無智外之巧言即此心之聲而無聲外之言未始專以巧言為惡以拙默為美而墮於一偏也晚周以來人心非古機巧深而邪說熾莊老

始得以售其一偏之說而一主乎拙默似亦足以中當時之病以迄於今蓋已千六七百年巧極於妄詭言極於滔陂仰視晚周何啻倍蓰之褻苟有能寧拙無巧以歸朴寧默無言以入誠則豈惟不流於汚世之褻將在我可以進古純厚之德矣然律以吾道則有未必皆然者夫巧言鮮矣仁則亦不以拙默為非者然智譬則巧則巧即行所無事之智或語或默時然後言亦天機動而天籟鳴自不能已者若一於拙默豈吾道之正乎周先生之原流其始實出於老氏此拙默之說所由出也惟其姿器高智識明其後已純乎聖人之學而為世醇儒矣通書四十章何拙何默云乎哉中間如言聖則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無所謂拙矣如言擬議則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無所謂默矣若真默而識之猶可也心勞日拙可乎哉順理而不鑿以巧妄則若拙而行篤行而不泥於空言則若默而非徒默庶乎其可矣金溪何兄珍伯求拙默

之說信筆書以贈之

桂林說

自昔人有誤以月中有桂而以桂林一枝為策高第之喻者於是迄今又誤以為秋舉登名者之喻此其智識之不明甚矣月中豈有桂哉朱文公謂光中之微翳乃山河之影足以破千古之惑其然乎豈其然乎月本陰魄而不明也所以生明者受日光而明耳然外雖受日而明內魄日照所不及者其魄仍陰暗也其明中之微翳即其內魄之痕迹隱隱於中而不可掩沒也予實親見而親驗之知其然矣若曰果有桂可折是與兒童之見何異然則桂之所以可貴者何如哉蓋萬物莫不盛開於春而衰謝於秋獨桂乃當衰謝之時而為盛開之日上焉如二南變盡魯叟乃筆春秋七國戰處鄒軻方談仁義其次如伯夷在商季衆濁而獨清屈原當楚亂衆佞而獨忠誰實為知花之貴者哉戒以白露申以嚴霜而其色黃中其香高清有霜露不能瘁若威武不能

奪者秋方悲憂而此則堅正自得秋方蕭條而此則幽獨自媚不以炎變凉而異不以暖變寒而沮不求聞而香自遠不求憐而人自愛乃花中之特立獨行者固不願與春花之富貴者爭妍而競麗也而人能卓然自立於衰亂之俗悠然自樂於山林之中不悲貧賤不貪富貴不怨失時不悔晚達不惡淡泊不戀紛華惟知上師孔孟下友夷原以遺芳於萬世者乃人中之桂也曰希桂云者取科第云乎哉寧都舊友盧伯祥嘗植雙桂於家塾之前今幾年所矣而其茂林奇花芬香可愛不改如初其嗣某讀書其下每追慕所怙益加愛護惟恐有傷焉求予扁其名而發明其實予嘉其志既為之作二大字且斥其從昔說者之誤而取桂之實可貴者以勉其進學如前云

山水源流說

予觀韓文公南山之末章曰厥初孰開張俛仰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疢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呪鴻

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儻是未知厥初如之何而為此山也噫使開創之初果戮力勞疢且待於施斧斤假詛呪則是若以人力之智巧為之矣豈造物者易簡自然之理哉自古聖人知之而不言後世不知而不能言宜乎自鴻荒以來竟無傳者韓公歎窮其說而不可得也況於他人乎予嘗忘其愚而妄有說曰山者水之所為也始浩然一氣耳一氣自靜而動動而復靜陰陽之所由分也有陰有陽則二氣相摩而交感交感則水生焉而二氣之精始于此乎洩也故曰天一生水天則陽為之地則陰為之水之生者雖天其成之者則地猶男女也天為男地為女其生成為水猶男女構精即水也水既天地相合而生成則陰陽相雜清濁相涸雜之初皆水也惟夫清者則自終為水若今之天包其外而載地於內四海會通皆此水也在中間則大者如聚而為大澤流而為四瀆等是也其次小者千流萬派亦皆此水也惟夫水之重濁者則其中之渣滓

如泥沙然乃一發流下而為山其石則濁之尤者也譬之今世兒童之戲者以泥沙和水以手捧之瀉下而為假山者莫不相似始初濁水之為山正猶是也自水既生成之後則其流下為山之時即此氣實行之想其行時虛空中勢無可禦力不可遏其大者如泥沙之堆積突起下博孕而上尖銳若五嶽等是也其次或依或昂或縱或橫千態萬貌不可窮極皆此濁水渣滓為之無非自高湧下以今觀山之首尾與夫石之縫罅猶皆可驗而凡山之勢猶或有似水浪洶涌之狀山之麓又或有似水過蕩漾之痕而山間或大溪澗或小池塘未有無水之流行潤澤者否則鑿之即隨淺深而出為泉為井以山者元皆水為之也其間或有氣之轉旋回斡而曲成者表實裏空空者深杳而實者延裒則為巖洞今所在巖洞間殊形異狀怪奇奇無不由上倒懸而下垂尤可見也方其水之湧下也非悠悠徐徐而來也氣之

所行不疾而速至神也有如天之行即氣之行也人呼吸一息之間天已行八九千里矣以是驗之想其初也水之乘氣而行神速之極不出一息之項而無窮之山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以儼然森然彌滿宇內矣抑山者有情意之活通有精神之飛動第昧者不見耳或前去而顧後或後來而望前左右亦如之如揖如拜如立如坐如抱如負如拱如抱如送如迎如馳如逐雖相去數百里或數千里之遠亦如相與相扶相感相應相交相助蓋無非一氣之行周流貫通如人一身內外上下同一血脉無有間斷氣行之時已無非此情意精神之運故山成之後此情意精神自軒豁呈露輝光發越不可掩沒有如此者聖人以地有理而察之有法而觀之正此類也氣即此理此法也豈人力之所能為哉然或閱其形象有似於人為者或如排布或如制作或如裝飾或如捏塑或如畫就或真如施斧斤而樸斲之精美如假詛呪而鬼神之幻出者曾不知造化之

神氣機之速以一水之為在倏忽之間立見其生成之妙有不可致詰者一毫人力之智巧何與焉此豈宜韓公之所未喻歟南山之所形容者工矣然宇内之似南山者何限使得盡經品題不亦偉乎第恐未大究竟洞明厥初則亦重戮力勞疚之疑耳若予之說則又山經地志之所不載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介軒說

昔有清江友人以介名其亭者嘗求予為之發揮其旨矣今又有章貢友人陳君翔卿亦以介名其軒復欲予為之剖決其義焉予謂介無二理則亦無二說乃再以告君曰世之言介者小矣予請大之介云介云性行之一節云乎哉為直方為強義為堅確為正固為果斷為乾之剛為夬之決為大畜之止健為大壯之正大其本之心則卓乎中立焉有所倚思不出位立不易方無陂無比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有屹乎其不可動截乎其不可踰者存焉其見諸用則無為其所不為不為然後可

以有為又非徒曰狷者有所不為乃有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者也若精則非禮非義之禮義大人弗為粗則詭遇得禽若丘陵御者弗為為上者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天下不為是矣與彼為宮室之美為之為妻妾之奉為之為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甚至放僻邪侈之無不為者何啻霄壤之異哉故允處是非邪正公私之間當行止取舍去就之際分限明而界隔嚴猶律度之定而分寸長短不可亂也惟知有一公一是一正而已不則為私為非為邪毫釐不犯焉惟知有當行當取當就而已不則必止必舍必去絲髮不妄焉雖或有可不可之疑似者亦取徵不差而無或有傷焉義所弗乘則舍車雖馬千駟弗視義所不食則遠行雖一簞食不受細而於人一介之不取上而祿以天下而弗顧皆以非義之故不可以越出此界也不以道得則雖所欲不處而富貴不能淫不以道去則所惡不去而貧賤不能移非其招不往則在壑喪元不妄而威武不能屈死生

亦大矣成吾仁則殺身而不憚害吾仁則求生之不
屑一豆羹得失之雖微而繫一生一死之匪輕或嘑而
與之死亦不受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故生不
為苟得患有所不避以生死之大而其介如此則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浩氣充塞配義與道舉天下有一
事一物之足以動其心哉介也果可以一節名乎哉然
此非可以勉強矯激而為之者非知道之至而謂之至
道之凝非明義之精而謂之精義之神未易以言介也
豫之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其道之至義之精而知幾
之神者乎夫悅豫之情乃人之順境欲界最易於流入
而難於拔出者惟隱然微動之初超然見幾之早能決
然如石之確而脫然速去之無留滯也此聖人於豫所
以特以介石而發知幾之神所謂斷可識矣況豫獨取
六二為介正以為中正而介非一節之偏明甚蓋豫者
悅也既能使人之氣弱六於陰也又能使人之意柔惟
二有中正之德故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雖處陰悅之中

獨有剛強之守而不出中正之界如石之不可輕動而幾之未能先見此其所以介也故由介之知幾推而至於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以為萬夫之望則介之為道為義大矣哉若後世則不識其大者而小之矣以通與介而對言者誤矣以廉與介而並言者末矣抑逮德下衰真知介者難矣徒見其通者多而廉者少徃徃通者又指廉者為不通而廉者亦有時變而為通矣廉特介中之一細事爾猶未易得也況於介乎使有知介之為道義大而進學焉則豈止不為界汚之通而僅為似潔之廉哉可速則去可久則處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非通而實介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非廉而實介也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緇其為介也不可及矣具大知識者以聖人為師斯可矣是說也非為名義之虛言而皆為履行之實言無狃於虛而必履其實則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君其懋之

鄭純子字說

城南鄭君有意于為學者也元名應雷以未稱其為學之意而求予易之自示予以可名之目中有無妄予謂莫粹于此也且卦取天雷亦不失元名應雷之旨乃以無妄為其名而字之曰純子歟其自此以往純乎無妄而不雜以一毫之妄也且因以諗之曰易之取義以剛為善非剛則為惡以剛為正非剛則為邪以剛為誠非剛則為偽善也正也誠也是之謂無妄反是則惡焉邪焉偽焉焉皆妄也以卦取之則震一剛而動以乾之三剛以爻取之則震一剛而雷為主於內無妄之義彰彰矣當天下雷行無一物不與此無妄則亦無一物不得此無妄況于人之靈于萬物者其無妄宜何如哉然人之心內為氣質所局外為物欲所引則厥初無妄之剛所得于天者其後或雜以偽而不能純乎誠于是本心之無妄者至是而多妄矣今君歟因名求實因字取義則盡亦深思而痛省曰一日之間自朝迄夕此心憧憧往來無時出入能以剛為主而不妄動之時少非以剛為

主而妄動之時多至于夜而卧卧而夢則尤昧其所主而非以天動者尤多而不可不畏哉盍又反而與此心自誓曰中心自此決不可以妄動而必動以天之剛内心斷不可以妄主而必主以雷之剛庶幾可望以至于無妄而能純矣乎體乾體震曰細行細德云乎哉君其勉強而力行之

李居仁字説

李君名士安字居仁予故友吳本立所授也久之李告予以仁者安仁中心安仁之説而曰安者聖人之事是豈容僭予謂仁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所異者生知安行之質仁則同安固難也夫豈不可學哉以常人而望聖人雖若甚遠然有志於上或得其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苟能志于聖人則安仁猶有可以求至之理使先自暴自棄以為仁非吾心之所能安則終不可以期其安矣況仁亦隨人分量之深淺皆有可以言安者但能用力于仁志專一而無他向則亦可以為安若

夫不仁者可與言哉不安于仁則安其危爾亡國敗家之本也何有于安哉故所深患者在反安于不仁者也蓋不仁則放恣而安于放恣不仁則賊害而安于賊害不仁則逞私慾而安于私慾不仁則溺于酒色財氣而安于酒色財氣凡不仁之事何可勝數是安非所可安者苟安于其所不可安而于所當安者若本心之仁剛健中正純粹至精如乾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乃暴棄而不恤如人有安宅身所安居今乃曠而弗居宅為空舍反蒞蒞泛泛逐逐於外愈出而愈遠不知艱難險阻不可終訑有能一旦自疑自悔不安于此倏然自覺翻然自反歸而求之向如旅人逐物于外今為主人来歸于内永為退藏休息之地而略無妄動輕出之萌則知止而定有定而静能静而安雖未至于仁者之安仁而吾能自處不離乎此習熟不厭乎此緝熙不已乎此是

亦所以為仁而居之安者策而進之充而長之則中心安仁之境未必不可以積久而到我欵斯至克念作聖亦豈有終難終遠而不可至哉況志于仁而知必如聖人然後安則視彼仇人之不仁者必有不容以一息安而斷斷乎其不為矣何害于仁哉李君欵為尚志之士者也求所安而居仁焉是大人事也試以愚言思之以為然乎否也

吳九萬字說

至高至遠莫如天嘗聞之言天者矣計少以里其直徑凡三十八萬七千里內以四遊之極為四表則地在正中央上下當無不通也今姑以地之上計之則亦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有如鵬雖大而止止于九萬里則尚未及天下之半也何敢望其知天之高遠哉第以是而示人則鵬亦可以為高且遠耳蓋人之大患在意其趨嚮類汨沒于下而不能超出于上上則高遠其人寥寥也下則卑近淄淄皆是也或如雀之啄粟于場或如鷃

之貪魚于水皆飛而下者其卑近固不足算矣其有飛而上者亦僅如雞之棲于樹端鶯之遷于喬木而已求其如隼之戾天鶴之冲天雖去天猶遼絶而亦鮮矣至以里計則或一二里或四五里而止上焉雖如鵠之逸雲際不過上而九千里此鵬之所以高遠下視而衆禽有所不知天之高遠歟然此皆未離形器而論耳形而上者謂之道乃度數之所不能算又豈可以形器限量論哉神妙無方變易無體仰之彌高高不可極望之彌遠遠不可窮雖有形之天且猶有憾也況于鵬者可以同日語乎雖然道固高遠也終不可幾及而希至乎苟有能直知性則知天天非彼蒼之天性吾有生之性在盡吾心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高心遠雖如天不出乎我也吳氏子名九萬字幼遠歟得予説故予以高遠

規模廣其大志以切近心性勉其實用由下而升上高遠可望矣請更以問之雲卧令叔以為何如加講切而究竟之求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大人事也勉之

送崔教授說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人也人知人為貴則舉天下之所貴不足以易吾之良貴而決不肯自賤矣人知人之為重則舉天下之所重不足以易吾之器重而決不肯自輕矣若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若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也天地大矣方以人為德為心則人即天地天地即人是其分雖父母而其心其德雖父母不得而子也大於天地矣陰陽鬼神五行舉不出諸人則人也豈不貴乎豈不重乎若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卒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曰洋洋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

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人者非蕞爾形體之謂也混然宇宙之理全具在人而本諸身證諸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豈不貴乎豈不重乎人而知人之所以為人者如此其肯自賤而不自貴自輕而不自重乎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者知此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治此人也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教此人也學所以明人倫明此人也凡今之主郡學為人師者其皆知此教乎不知此教而曰授受不知所授者何事乎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此之為教斯知人之為教矣人之生也此道之教也以之教人還以授之耳無餘事也此豈梏于蕞爾之形體者所能知哉鄉友崔希易將分教江陵予也敢以是說勉之此人也彼亦人也求盡我之所以為人者以教人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歸而求之當有餘師輕賤之微者為小人甚者為非人非予之所敢知也願自

貴願自重

朝聞夕死説

朝聞夕死可矣何謂也謂道重於死乎非也死乃道也離道而論死者非惟不知死真不知道夫道也者圓神而無方也通活而無固也運行而無留也周回而無倚也屡遷而無居也變化而無常也混浩流轉於宇宙間而不可窮者也為動靜則動必有靜而靜復為動為往来則来必有往而往復為来為進退則進必有退而退復為進進為闔闢則闢必有闔而闔復為闢為盈虚則盈必有虚而虚復為盈為屈伸則伸必有屈而屈復為伸為消長則長必有消而消復為長為出入則出必有入而入復為出此一機也其混浩流轉豈有窮哉然則以動靜往来進退闔闢盈虚屈伸消長出入者之為也生必有死而死復有生豈有他哉即此道在宇宙間所易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者正此之謂乎夫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以死復有生無停息也不曰要終而曰

反終以終還為始非斷絶也故原其始之生則必有終之死而知死之說矣反其終之死則復為始之生而知生之說矣此死生者所以非為人小己之私乃為道大化之公也生非人之生道實生之死非人之死道實死之生者道而死亦道則生死何與我而我何私為之好惡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惡死是惡道也而可乎故生於道而朝有聞焉即亦死於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猶朝也死亦猶夕也一日之運有朝必有夕百年之運有生必有死道如是故也故死生者晝夜之道知晝夜之道即知朝夕之道矣彼二氏者豈知此哉夫寂必有感死滅則道絶矣無生猶有夜而無晝也有是道乎靜必有動生必有死有死者道也老氏乃欲清靜而長生曽不知樂於寂于清靜則道膠矣長生猶有晝而無夜也有是道乎夫死生終始實大道大化之運如環無端者也使生而無死死不復生始而無終不復始則道為有窮而非道

矣所謂生生之易者正以其生生不已也未知生焉知死者生猶死也事死如事生者死猶生也易之反復上下而變通不窮者此而已不然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二氏者蓋皆以生死為一可之有要必洞然于中而無秋毫之疑庶乎時至而能死也夫

容齋說

容非可以勉強矯飾為之者人情物態隨其所遇少拂吾意僅如毛髮許輒為之變色動心者淆淆皆是也是出於資器之美非本於性分之明其孰將至於藏污納垢同而不和非真能容也惟顏子之犯而不校者是矣固不足道者若漢劉寬唐婁師德輩世稱為能容然特過而方退自敬德雖含怒不啻不取者是矣則由其迪哲迪哲者乃聰明睿知之足以有臨故寬裕温柔之足

有容也此豈勉強矯飾者之所能為而劉晝輩之所能知哉抑允容者為人已對立而言也已能容人固為美矣而心或不平強為容受非休休焉為者抑已徇物非中節者未忘彼我是猶有人已之分也若人有技而若已有之人之彥聖而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則人即已已即人大學平天下之章有取者以其平也平則無人已之分矣然其如有容實能容之猶有容之迹而未底於無迹雖且不分而二之猶有人已者存也必至於民其背不獲其身則已且無矣無已則將何以容人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人亦無矣無人則將何以容已人已俱無間可容則宇宙之大一體渾然無內無外孰彼孰此而容之迹泯矣始自有容而終至於無可容其容斯其至矣乎朱兄子順以容名其藏修之齋而敬發揮其說因書此以復之子順惟能歸而求之當有餘師自有餘裕且有不容予言者必將有自得於心矣

祭文

祭王實齋文　遂

世惟名流公為第一質猶近古純正篤實文由美中英華炳蔚才堪濟時權奇周密自少俊偉高視一世以其婆娑超羣拔萃加以學問真切深至何啻飢渴飲食是嗜文公我師父母似之篤信不疑直如蓍龜一言一字服膺不違引伸觸長更多發揮世之學徒少實多虛惟公躬行德具孚世號賢人多偽少真惟公意誠表裏惟純此心對越可質神明詞如鸞如鳳梧岡之祥如珠如玉山淵之光惟公也獨瑞世之望惟公所作行其所學吏政民庸兵謀將畧穎脫以出遇幾盤錯功在樵川澤尤優渥自著表表所立卓犖端平之元更化擇賢起家趨朝日接以遷擢為御史正色直言著是格非詞切色怡方雖如矩圓亦如規擊奸糾枉夬決大壯舊汚宿贓魂亡魄喪一時作興斬新氣象海内仰旃如四諫然繼為侍從誠心格天獻替彌多賡眷彌堅以公才名文武兼全牧御責重暫煩蕃宣姑藴宛陵江浙名城富沃潛藩

家師考亭儒學歷試非特循吏仁心仁聞慈祥豈弟言
政及教示人則儆所至講論懇懇學校惟恐背師面命
耳提文公權度堅守不移徽道之嚴念茲在茲遺訓之
樵川僻宦誤辱收錄歲月如流二十春秋辱知辱愛始
終是猶公之甘棠在建不忘僕後二年過不自量亦敢
承乏徒忝前芳惟聞士民頌公如新乃知政化久而不
泯方將專書省問興居旋以罪去竟若取疎但聞召命
久被親除將由文昌特進公孤仰公入覲杓用醇儒論
道經邦非公誰歟繼懷疑貳公胡未至豈謂公乎遽遺
斯世海內悲傷心焉如刺人失父師羣黎孰庇朝失老
成國論孰是實為國悲非特私恙欵躬拜哭遠未能詣
先塋斯文于以告祭二千里外摧折肝肺精神如在監
此遠意

祭趙虛齋文　以夫

惟公之生為世之瑞鸞鳳之儀芝蘭之氣玉山之輝珠

淵之媚湛然秋清藹然春意儒雅風流晉人氣味琴棋
局調唐人興致書林之游目力超詣心聲之出文鋒敏
銳詩詞緒餘黃秦遺美翰墨發揮鍾王小體志若落落
不在榮貴才則優優有足建事當無事時和平沉粹使
遇事機強立剛毅滿腹精神滿腔智慧武畧兵謀猶若
餘枝衆善兼全曾無矜恃心如太虛曾無塵翳以名其
齋以實如是惟虛故明克類如燭之照如數之計
出宰南豐縣花奇麗建臺西江甘棠蔽芾樵川牧御利器
脩試漳浦興除利澤統破外庸既成英聲日起宜進本
朝以強以濟徧歷華要綽有餘地出制長江威名愈偉
兩年之間波澄水止入除文昌講讀以侍可行所學可
遂所志嘗自得師理馭心契周流六虛發越易義莫皆
不變亨則變矣前所未發今發此理以至他經洞徹罔
蔽語孟詩書見出自己固不詭隨亦不詭異自成一家
自今經旨心事身事平生亦脩屯賴經綸期頤是覩有
唐多相宗姓李氏人以望公同志以後豈謂長往更不

少俟邦國聞之咸驚殄瘁皇上悲之褒嘉已既故舊哀之欲起莫遂某昔趨承已歷三紀中雖迹疎內實心比聞公云亡義激心恚某仰視公年多八歲公何不留某何未逝韓公有言寧久于世死而有知曾何違離如其無知悲其能幾而不悲者將無窮已不遠薄奠逕揮老淚精明如在神其莅止

祭趙宗丞文　崇磻

嗚呼吾兄秀拔于宗所至頴脫出乎囊中精悍之資警敏之性磊磊落落奇奇正正知機之圓如珠走盤詞鋒之直如持棘端詩文英發清新俊逸書畫緒餘神變出入世間之事細大畢明世間之藝游戲俱精早擢高科仕如素宦隨仕而事何事不辦腹笥詩書文事有譽胸中甲兵武畧有餘出其智勇平幾寇患有如儒將累功何限自班朝列直氣摩空憂切宗國倍切輸忠痛披肝膽覬少裨益字字行行利病藥石以憂得疾猶力疾言言訖病增竟爾棄捐嗚呼以其才明宜陟未已何奪之

遽宗丞僅止然其平生所立已殊蹇蹇奏篇太史當書官不必高功言不朽賢人之業信乎可久嗚呼兄所由生英靈終来兄之將沒英靈不摧前知其沒曾靡係累真猶白雪去来無滯其竟為夭慶雲瑞氣抑再為人從龍瑞世兄當能化予曷能計弟忝交契久蒙知音比幸同朝益辱知心年五十八何先長逝予多十六仕恨未致然加老憊能更幾歲當知韓公其言有謂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如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知者當無窮期斯言當踐只在匪伊今暫誤恩馳驅鄉部苦辭不獲有旨促赴匆遽一歸展省墳墓難於久留尚稽哭訴後祭墓下當効徐孺精明如在敢告之故望揮老淚泉湧雨注

欽定四庫全書

敝帚藁畧卷八

宋　包恢　撰

四言詩

李養源自號蒙泉求詩于東平包其作以贈之

水象童蒙以出伊始泉乃曰水出自艮止天一初生純一清明厥初始達猶元而亨當其蒙稚涓涓細及其漸進混混未止如玉與珠不可污反求諸已心正如是有生之初純白純懿養之於蒙

作聖之功大人不失與赤子同聖如夫子鴟莫尚已遡而不緇洞徹表裏溥博淵泉浩浩淵淵皓如銀河月流星連仰觀先聖本同一性自始失養遂終失正氣或雜之内欲蔽伊官或不思外引遠而蒙反或失白反變黑黑水西流清渭南隔君在家庭習若少成異彼污世同流濁涇外引内欲永絶勿贖蒙養宜深游習宜熟灌發爾源如發蒙然放乎四海波濤除天學有源委海可至矣所不然者有如白水

臨江閻阜李仲章以省斬求詩

心之精明不遠伊邇胸中若正瞭焉眸子舉目有證莫切於視孰名曰省少目取義目當少時湛湛精瞬其光神全其見專致老目為眚則與少異非徒以目而分老稚惟目如少有可取譬實省在心省當如是如開雙明洞見萬類心難常存省不可替心難常覺省不可離心本善者孰非純懿心不善者孰非私利省與不省善惡關係省者如醒不省如醉省者如寤不省如寐省者如

活不省如斃果能自省卓然奮勵暗室不欺屋漏不愧
如目萬象無有掩蔽一不自省冥然罔記外物交引内
欲紛熾如目老昏無非障翳二者相遠宜知敬忌聶君
詣惟言多窮要履實地惟難有常勉無失墜

贈饒仲信靜鏡

乾不一動靜專動直坤不一靜靜翕動闢艮不一止動
靜以時本體如是偏主則非惟學初機貴以靜入以至
終養貴以靜習本體既然動靜一如乾坤合德無二無
餘心為天君尊無倫比聖賢言心初無倫擬心比於鏡
佛説云然鏡雖有光孰擬心天鏡光則死心光則活活
則不滯死則不豁佛法寂滅匪乾匪坤若復本心非彼
能昏人以欲動非動之性所以貴靜自動自靜其道光
明無物可並惟聖盡倫是為全人眼高四海至此乃真

五言古詩

留忠齋山茨

身何止不獲其朞誰得窺心何存不測其鄉孰能知身心尚無迹屋廬更何即變動元不居問君欲奚適放之彌太虛宇宙總我廬汝之付野草山茨斂吾居宇宙非窮大山茨豈云細身心非以形隨寓靡有異此道淡不厭淡中味何窮萬物孰能動真樂此室中或疑天下儒久遊蓬萊島豈伊素草茅但以蓋茅好遵者舍此誰若將終身茨仁宅本同歸閟舍非自私宇宙浩如許藏用姑謹獨山固吃不移茨敝當再覆覆覆可久自娛庭草饒自如茨或不剪古聖興不殊樂山見仁人如茨看榮貴此屋雖似卑誰識最高致

贈寫神丘照堂

嘗觀孝子圖畫子事母事聞君畫畫最工事母孝亦至人稱汝畫奇未知事母慈我今為指出欲以勵孝思畫不在丹青照不在眼睛方寸不可亂昭昭在心明畫到精一處人人定相如但疑心本一笑為面差殊我心猶赤子我貌極老衰君雖欲畫我安能作嬰兒

送蒙齋赴召六首

大鈞正旋轉坱圠方無垠乾坤用六子乃使天下春震子實為長龍蟄屈必伸不一動則止一動化萬新嘉熙再仁孝斯時召斯人宇宙在乎手萬化生於身機關一開闔斬新出精神日月無點翳太虛絕纖塵毫髮靡遺恨誰能疵大醇

廣大中精微如崇下履卑川流本敦化溥博時出之剛毅發秋凜寬裕融春熙聰明靡偏照密察不失時權度心為甚聖人良在茲思睿睿作聖無思無不思

乾坤常簡易險阻知最精堯舜何艱難難在知人明孔子每所患因予猶改更險如彼山川無如世人情明天而昧人古人所譏評卓哉子陸子高具雙眼精氣貌纔一顧肺肝見如傾或但因傳聞能見人生平萬象悉呈露如揭日月行何畏乎巧令堯舜為法程所惡利口覆孔子為權衡欲希象山翁此目不可盲衆欺恐寡信多偽難皆誠虛受而實責無容偏且輕張陳門下客莫非

天下英後至所居國皆能居公卿濟世才最急泰道非徒亨下視甕盎内成雷聚蚊蝱鳥須九霄鵬魚必東海鯨為已與為國灼知在先生

扶顛而持危在天下大埶撥亂而存亡在國家大計一司一事間未足繫興替焉援為郡守尚不屑煩細惟大姓黠羌不容有違戾況為公與卿不思大經濟今大姓黠羌幾倍過漢世中有根木存猶在加護衛大都如奕棋敗局如已逝如有一勝着敗乃以勝繼巽當知衡權是乃德之制果哉末之難圓神妙龜筮願言其吉凶大闢天地閑

嘗聞魏仲英謂仕欲行志後宮權豪等損去志乃遂如云皆不可隱身是謂智此志雖可稱一節非道備不聞政適人格心第一義如未可與權當道豈易致齊王好貨色孟子不少刺導之百姓同王道真易易自寔學不明言與寔難離何能格一非適以滋衆偽最是講說多虛文只成贅經或不如史禍福可趍避下至不害伯猶

能救時弊此可觀世變言之橫涕道本無不通君子當不罟

四世凡五公貴盛自古昔於我如浮雲先前在仁宅仰觀我絜齋江漢濯之白下視世所羨腰黃眼前亦度越此流輩人何啻千百希舜鹿野居介然有如石嘗為耳目人天子屢前席義難若是恕命豈可終逆非如一小官去就惟我適況當有道時無自不與易世方厄三空實當有長策心肝奉至尊憂勞敢云數行矣金玉聲智勇全趙璧

雨後觀新荷

中夜平旦爾淨把天宇洗此時氣之清隱映如有體挹之莫可得揮之不能靡外不隔毛髮內透徹心髓輕清圓蓋嫩綠出清泚下承之浮萍鋪錦雜青紫洒洒無一塵生意正濟濟欲辯已忘言無聲臭至矣

四明決獻由寧海道中

山童首少髮石老脊多骨上猶劒戟關下沒沙磧窟曾無好步行常有失足驚前若逢峻拒後如廹使傾所幸甚艱難平生備嘗試險阻誰能知乾坤元簡易

觀泉

泉動湧聯珠泉靜湛片玉淵源出以時動靜清可掬憑欄冰雪寒歛衽毛髮肅內以洗我心外以刮我目偶離京塵来對此歌不足詠歸五六人猶疑自沂洛

壽家君克堂先生

良月四之日景物何多奇露洗宇四靜月抹天一涯景星助月夜光入清溪湄奎星照江南人文良在茲昔為西長庚夢與斯人期今為南極老微雲淡龐眉際此小春日勝彼芳春時桃梅妙生意微吐三五枝野垂黃金穟人飽白玉粢芙蓉花成城拔然凌霜姿暮聞紅菡萏朝發白蜀葵菊見正中色瀟然踈竹籬不共衆芳競獨與晚歲宜時異物孤特人生復何疑我翁在物表清吟徹骨肌不以世間利容易得涴伊今年七十二浩然元

不衰孤坐小閣上臺觸觸熙熙布衾紙帳閒營若冰雪
姿自從知止後何思復何為但願主益聖比肩皆舉夔
東南盛仁氣不戰屈四夷豐穰歲相似亦子無啼飢得
老太平世仁壽非吾私負暄頗愛日煮芹甘如飴無妄
謾徵疾勿藥喜自隨近談小命者嘗以行年推盛言天
河水一氣木主治後來年尚多康強被春祺兒曹心自
喜何幸知君詞只今介翁壽數尚踰期願一百三四十
太古常不離拜手稽首願永底兒輩癡

爲上口占感梅感事二首

梅兄隨遇處在水涯山顛或有近行路不惹人愛憐儼
如敬而遠惟恐殂我前或有近人居不傍門戶邉仍多
向貧家不為華屋韋香不祈人間芳不取世妍似此
性孤潔秋毫絶縈纏彼有不知者乃謂花莫先折之貯
玉瓶已是傷其天更大開苑囿和根以之遷反指榮得
地帶露泪自連浸違山林意豈其本性然和羹尚不願
其餘安足言但願復反本同盟松竹堅西湖之孤山猶

嫌朝市喧上對玉輝山下臨珠嫭淵外此唯雪月往來許周旋三友共一笑嵗寒同百年雖與世落落自分安其偏

巡歷郡邑間人若未厭棄夾道爭向觀疑我形軌似得之道聽餘咸謂物吐氣老姦與宿賊神奪而心慴預知犯難逃已多速奔避先嘗受其賕今皆償之既非懾使者來安得自知畏予默揆諸心斯言未深契一切氣不羙先儒說有味燮倫若盡去太半為鬼魅禽獸爭食人殆盈野盈市迹其所作為殆愚過異類不潔食不飽甚為官與吏慘酷以濟之甚若豺虎噬豈直如得情哀矜至流涕刑法用當窮根本惕若厲豈謂猶有民能喜使者至或鞠躬焚香或遠送旗幟望來漳民情顧留泉民意此猶碩果然不食生可覩惟知有罪者患不速去離何嘗千百輩施行纔一二旬嘆水一杯孰救炎火熾傷心復傷心竟夕不能寐

饑山泉吳守

泉從九江來發自廬山趾不啻渭如清時出到盱水淵
淵媚如珠甘飲足千里何妨遇山下一時險而止不礙
以亨行果行險自殆真利用禦寇冦上下順而理方當執
熱中以濯豁有喜耳當正渴時得飲快如洗盱人望膏
宇內并傾企盈科放四海有本如是耳安得長流盱混
混以終始河南已沼平河內難留矣好將世俗污盡洗
入清泚溥博澤周流功成大都如此却歸山泉間育德德
孰擬作聖以為期善養功更偉

謝朱汀守惠古風

民何業於鹽田生在水國因之利其利資生本無責求
能損與之盡絕豈為得後世與古異以此為命脉如寬
之一分不禁之太殆上下亦相安何至遽相阨柰何籠
之進一線路亦塞乘以風氣惡遂至大作隱舟聚至數
十衆聚動數百救越人于貧禍烈恣慘刻誰謂在王畿
有此函酸赫深為腹心憂非但股肱厄聖上欲並生猶

未忍誅謫欲如渤海郡但以安作則中外多賢良選及僕罔測豈非老不死可以賊擊賊初非欲勝之化誘盡籌畫頑冥終不回不免出兵革猶非殺為威止欲就擒獲竟未始血刃獻囚不獻馘精別分死生不失我心惻或不以事觀浮言肆虛嚇語穽險且危聞者轉相惑非望復非才宜不見浮格成虎而鍱金莫辨只自默偶爾事倖成不至大差忒免罪已踰分何勞被恩澤感公成人美古調鳴嘖嘖僕以瓦釜酬自笑言啞啞

病中答客

客侈言告予二月春爛如後過前不及于今正豐腴況復晴暄久行樂人聯車時鳥啼葫蘆酤酒醉且呼遊子偕遊女爭先耀街衢被惱訴無處半是顛狂徒昔人秉燭遊過時欲何娛恨公獨抱病與時不相扶容膝斗大室呻唫何時蘓奇花將衰謝綠蘂將扶踈聞鳥聲輙善能似五柳無予謂客所羨眩於形色歟競千紅萬紫錦綉不足鋪變千態萬狀綵繪不可圖無一非形色乃生

理緒餘耳目不能思心冥獨荒蕪形形色色者根本何取諸藏用而顯仁顯微元不殊徒見形色者不識精在粗抑豈知造物不知彼在吾中和萬物育皆備我不誣造物莫窮極形色巍斯須物既惟我造何嘗離頃臾見即常自見非二常與俱臥遊不必動徧遊靡所拘不在行且疾速至其神乎春工盡天巧衆妙何可譬病我一形色千萬曽不瘉我室非汗大宇宙此一廬徒以我視我無怪為我吁徒以斗視室宜謂局不舒或者病不樂我樂人莫踰反是彼遊人非樂徒馳驅僅與蜂蝶輩逐逐飛盈逕二月雖將盡吾即風舞雩容心猶未悟笑我何其愚

病中口占

人於不病時豈知病時惡重如加刀鋸輕亦急束縛寒如大冬冰熱則盛夏鑠四肢外猶解五臟内似剥石臥身經難木瘦氣削弱痛苦千萬端堅忍力不角貴勢富強身不能與我博若非禍自求安受外氣虐一息秋毫

間不來不可度百憂一不興百念一不作萬事不到胷萬卷束高閣學在身外者無一可倚託坎中維寸心不亂猶獨覺清明尚如在志氣神自掘如圍城未陷主帥守彌確如弊屋未顛主翁立尤卓或悠然以逝何懼亦何怍人能處未病如病乃良藥生本自憂患死反由安樂恃吾身安强氣馬恣奔薄精炎火焚物溺水赴壑醲醉酒池竭姣淫欲海涸魄壞魂何存神去氣宜索盛年已衰翁槁形止虛殼如飲鴆自毒如操刀自斫病殞何怨尤孽非天隕落病中因苦口戒以命為謔我幸非此證不似彼舛錯惟震雷巽風二者相擊搏平生一泓水洗手雙赤脚何為攻之慘欲庇無智畧欲進不得前欲退不得却如竟不可瘳廢棄真則若無復行世間豈更步可學借曰未病死餓死可云莫安之若天命天命匪意寞

和陳七峯七詩韻

濁世九黃河太虛一明鏡混混皆隨流烱烱誰獨醒崛

起孤峯高盡把衆山領根基既超然培植功且更
乾坤露端倪宇宙幾奇怪萬化俱成章一視靡有界即
此為真文於外本無待所願學如何豈不信茲在
洞然一止水浪靜仍風恬心微在精一動凶由二三根
深自生色形神猶飲酣一毛猶有倫聲休無容參
上達何外暴真樂非幽園凡有動於境恐皆離乎天我
自淡不厭彼徒爭相宣峯高果峻極無論百千年
百千始一年漫分三百六來信非有餘往屈詎不足形
有消猶水德常久如玉世間無神仙但戒小結束
形相猶吾廬主者自有執執及所性存不計年百十廬
則有壞時似井廢不汲能原始要終修短非緩急
萬分川流異一本大化同小閉即俱塞大徹何不通大
人猶赤子少成同老翁今古任異世不息將何窮

和吳伯成七夕韻

老大不知老尚欲驕新秋金稚力未勝如兒方唧啾稍
養浩然氣終當凌斗牛巧夕乞巧者稚兒輩可羞老掘

眼尚明却笑羣目幽造物真大巧容得智力不巧亦不
自知變化神鬼驚夏將洪爐鑄至秋成金城金城包宇
宙萬寶藏難明今夕且對月酌酒與子盟仁熟如美種
田我獨善耕金聲而玉振秋乃集大成

七言古詩

歌晏荼入平寇偉績

筭勳賞賜轉更強壯士不知是文郎嘗聞此語入罕見
婦女誰及如張良有嘗因郎謀亂逆自將千人乘無防
此其代夫猶反掌所尤難者有婦孀或傾家産率部曲
或善騎射多殺傷有如二孀乃能爾勝幾丈夫陣堂堂
誰知慶歷丞相後有女晏氏生閨房女婦曾氏作內則
中守大節嚴於霜平時如坤剛自柔靜一旦遇變何方剛
紹定己丑汀寇起所至殘滅勢孔張愚者束手只待殞
懦者晚喪仆且僵男子紛紛類若是何望孀有鐵石腸
晏氏獨如負將略通身是膽智滿囊慨然以義警境內
黃牛山上寨可場其上可屯數萬衆列為五寨如五卿

一時郡縣幾千里已多成墟澌為荒屹然此寨乃獨立
雖極險阻如康莊龍鬚山頭有草木草可藥箭木可鎗
亟令先賊盡採取兵器犀利鋒芒莫當且自捐廩凡數十
半年可足山上粮以是賊雖千萬衆不能敵我計策長
殆似天地自設險非城非池如金湯殆是女中千人傑
非山非寨人煌煌此功雖大豈望報恭人之封未足償
但把涕唾視官爵節義方顧此識度更超越
視古烈婦有烈光子善繼志永不忘恭人雖死為不亡

天台石橋

石橋龍行甲台山吼雷噴雪透玉關石梁擬倫固未易
龍湫埒美猶良艱風神凜凜聳毛骨如在天外非人間
昔聞今見未曾有遊人何嗟行路難

趙宗判請遊巖溪

三山来由北巖溪三十里近何嵁奇地闢天開幾千尋
神藏鬼祕人莫窺竹溪黃溪何派支太白子厚名始垂
未知此溪發其誰河潢自天盤石資含霜奮日森旌麾

巖電銀海增雙輝出千古祕此一時潭間歸來為發揮寶藏驟興福所希溪宜有靈潛自嗤非公遇我我遇伊昔無今始有已知宜為知己加護持成鼎可絕魅與魑遊騎可馳驥與騏兩山揷天天猶低如城夾地地莫巇混混中間流天池往来深藏龍與螭巨石萬狀磊不羈奇木萬種名莫推始度石梁堂少棲方見主人心遠而此身恍在何天涯非人間世如驚疑須臾緩步行委蛇雙龍之湫氣杳微進前宿雲雲欲迷疊嶂高張熊虎旗鳧

潨石門互變移翠密玉練冰雪飛壁立萬仞文公題愈上愈高青雲齊書堂屹立天然基如有千巖萬壑姿一覽俱盡無纖遺主人惠我何多為時方六月三伏期但覺清冷生冰肌清境清賞何加資更醉似酒醇不醨飽水飽食渾不饑更飽一德充肝脾大師如古刺史規溪變為好政可追僕如柳子有許疵溪改為愚常自悲主人受客忘尊卑畏日與彼愛日暉灑然執熱清風吹洗盡塵襟無毫釐主人昔年詠浴沂盈科放海川之師潦

流素蓄萬頃陂傳巖蟠溪隱未宜高岡鳳合朝陽曦猿鶴知主無催歸欲羨形容無好辭斐然狂簡嗟非詩

蓮花

暴之烈日無改色生于濁水不受汙疑如嬌媚弱女子乃以剛正奇丈夫有色無香或無實三種俱全為第一實裏中懷獨苦心富貴花非君子匹

五言律詩

温州雙峯寺

兩水旁流合雙峯對立分未窺龍鼻面且過雁山門王練泉流玉天低露濕雲經過隨分好猶未副前聞

和陸伯微韻二首

百薦鋒難敵伊誰是特知近嘗繙戇說久惜負胷奇整頓須教早招來已恨遲英豪施設異勳業定相隨

我坐深山底炎凉總不知任他人正鬧嗟世事無奇菽盡歡難遂芹思献尚遲薦堂終萬里還許走相隨

挽吳準齋

朝市逃名利清明照日邊隆冬霜棗柏盛夏火中蓮純行渾無玷嘉言賮有傳歸全復何憾吾黨獨呼天

鷹蕩靈巖

展旗天柱立寶印伏獅雄瀑噴千珠碎窻開四牖空爭奇排怪石獨秀出孤峯龍鼻泉流出如何造物工

七言律詩

過峽山寺

庾嶺分來峙兩山夾山成峽水成灣上林下石森雙障南海西江屹一關水若龍藏涵碧色山如虎伏出蒼顏入來人往消何許誰似山長與水閒

江陰風寒地有感

西浙因曾冤竟看澄江端的是風寒戶門人合為防窓南北天非立限寬誤認孤軍城僻小誰思緊處是辛酸額輿重鎮加經理忍見寒冬守備單

同陳守遊碧落洞二首

攬轡驅馳殆得閒便陪五馬訪名山恍如鏡出青霄外

真是身遊碧落間地闢天開非假鑿崖高壁立自成關
奇奇怪怪難名狀獨荷元龍許附攀
乳滴珠禽石綴旒冰清醴緑水鳴球龍宮鳳穴排蒼壁
燕壘蜂房湧碧瑠公爰彼山巖石峻我貪此洞冷泉幽
無雙奇觀難窮處便欲留身就隱休

和陳翔卿韻

碧落宜遊遂速奔千奇萬勝果中存天鍾神秀雙瑶室
地闢高深兩玉門下有紺寒流水徑上垂遠古斷山痕
獨憐地近人何遠久共沿流探本根

再和二首

洞要窮源入莫聞初頭底事做成山開先水獨為乾始
判後山方立地間氣濁下流泥作土滓堅中結石成關
奇哉故迹皆堪驗何日重来更共攀
石為雲蓋上垂旒水作冰壺一擊球似筍反生懸碧玉
如簪倒插掛青瑠外猶虎踞風回嘯内若龍蟠氣轉幽
尚想初時開闢意何時更共爾游休

和戴石屏見寄韻二首

海邦太守常時有海上詩翁間世奇自賦歸來石屏去
不煩繩削草堂知高情豈為時情改浩氣難隨血氣移
句老律精何酷似昔題蜀相孔明祠
草莽恨我非時樣五馬駕材無寸奇千里赤城皆欲殺
一雙青眼獨蒙知每懷設榻迎徐意尚擬扁舟訪戴時
烟烟此心常晤對思公輒復誦公詩

挽陳和仲二首

至寶幢邊寶器鍾含光承影狀難窮明明山立千峰表
湛湛淵清萬派中鍊不回容精匪石灼無變澤氣如虹
誰疑湖海豪猶在安得樓高更卧龍
川流近海學易至源出慈湖派獨清進佩龍泉秋水冽
退懷驪頷夜珠明介真不以三公易枉自無容一尺輕
年未半生紆遠道哀哉何限不平鳴

寄題武夷橘林小隱

武夷山下出清泉觀象宜知果行緣小隱藏修人似玉

大書題品筆如椽峯高屹立天成柱溪靜光浮月滿船箇是我心真境界元非六六彼中天

送盱江吳守以言歸二首

圓機珠活走盤中已試權奇妙變通武庫精嚴鋒莫敵智囊沉密計難窮先聲已早聞風采後實加新見事功計日未多功不少復剛方長轉春風

斬新政正令別規模迎刃恢恢解有餘去就雖輕心自若倭賢乍變事何如糴為免患祈從免社植根深惡始似此欲為尚何限歸歟千里競攀車

同李文溪遊通天竅

石如紅玉間烏金上與天通真不臨中似室廬猶短淺外多窟宅却幽深公真清獻遊同昔我非元公趣異今但幸附名鐫在石當堅一介不移心

江心寺

心無倚着絕沉浮力破回瀾歸獨留遠過金山推碧玉屹如砥柱立中流木猶桂在月中植人似身來鏡裏遊

況是清秋淨練真成銀漢着孤舟

五言絶句

謝王洪伯惠酒炭米五首

君許身比稷視飢真已如吾學顏帖乞米李大夫
飽我德更勤青州兩從事酬飲愧無言未嘗識奇字
杜陵四海志不忍寒腰腰投我一紅爐果勝千金裘
風雪太清白顧懷似斯人超然萬松表一洗肝胆新
昨蒙記雲萍得得覩台星君宜厚自重絶似前金陵

酬袁守方秋崖遺寶帶橋詩以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材是濟川功為韻十四首

非卿橋不立誰是杜武庫下浦未更新過者幾驚顧
萬古大夫名後成大前造千崖秋氣高落成偕父老
江湖道四達坎險横危機一旦席上遇惠大政豈非
乾易以知險履坦期同蹈誓彼不復過一笑駟馬題
臨淵似平陸徐行若安土推此以扶顛屹然中流柱
長纓二百尺婉若千里隔天下悦出塗旁午任行客

規自趙日久成令方能之抹瀾由已瀾信惟君子知
指麾談笑間朗若月出雲放之準四海經濟要屬君
成須千年固鉅石不可摧惟君心如石矩是為良材
盤龍友龍成山與巖峻時令如漆臥龍壯觀萃於是
事難處如易役大辦若細才力運有餘大川更誰濟
往来欲休息亦可樂自然上觀雲飛鳥下看魚泳川
再若龍兩翼欲躍騰高空濟人幾千里緒餘不言功

金溪道中六首

春意藏山川如童蒙未發一朝興勃然觸處爭英傑
濃煙籠遠岫望眼如昏花欲暮還欲雨行人始離家
遠山沒雲煙不辨形與色茫如天下垂前路不可得
木落葉棲風陣陣着肌體應憶故園花欲開為寒止
路傍逢古梅元是舊相識花萼知幾多萼萼相顧惜
出門逢行人經緯真如織織成幅幅長皆是名利力

七言絶句

偶成五首

六月渾如九月清霽天月色冷幽屏出門聊寄雙遠目
二十四凹峯轉青
添我凉飈伴我閒今年新竹未云慳飜嫌户外三兩箇遮
斷東來半好山　一
農家命脉寄田畝可但稻粱枯與榮造化何須許多力
須臾活幾萬蒼生
南風正起北風微誰謂秋高尚馬肥但願金飈摧落木
和根亦仆擬何歸
柔條嫩葉春新媚勁幹剛枝歲久磨欣厭人情每相反
欲支大厦問凴何

題碧巖二首

萬山擁碧屹不動萬石嵌崖何可攀似這立身須定得
定時方始是牢關
碧巖足在丹霞裏丹碧從他色自殊我斷不隨他境轉
身心一定誓無渝

二月道中效趙章泉體四首

鳴哇一部不虛鳴知為農人奏樂聲一歲勤勞方此始
倩他南畝饁時情
苦雨花無色興香送春葉謾綠和黃蠶聲百鳥飛鳴少遽
聽催歸叫夜長
躑躅紅花何實用牡丹名品只虛奇看今春晚方艱食
何似充飢有蕨萁
耕者勞筋苦骨餘富家倉廩始多儲及飢合發方守閉
不識私家得食諸

附錄

自識

文忠歐公有曰文欲開廣勿用造語及毋模擬前人孟
韓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爾至哉言乎真文法也然
此為能文者設若予拙訥不文有時近文而出不得已
而應則亦輕率不知所以裁徒見其迂闊而非開廣強
勉而非自然既不能造又不能擬其為不成語而有愧
前人多矣故疇昔雖或有斐然妄發未嘗留藁中間有親

友見之不忍棄為之收拾類聚因而成編遂有誤傳錄以去者於是不能掩其惡而匿其醜予每病之乃就其間選其彼善於此者姑別存之名曰敝帚藁畧第又竊有感焉文忠嘗稱黃夢升之文謂其辯博雄偉其意奔放猶不可禦獨恨求其全藁竟不肯出雖僅得其數語稱者是藁之出雖不全也視黃夢升不其愧甚矣乎宏翁包恢自識

門人鄭魯妄書後

魯妄窃惟先生之文若易說若周禮記若講義若家傳學者已爭先覩之為快矣獨於文集之大成則日月以俟而未之見魯妄屢以此請而先生謙遜未遑僅示其略學者果能以謝上蔡讀論語法讀斯藁則先生之文固略矣而先生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者果可以詳略求哉魯妄敬刻之純軒與四方之士共之倘不以鄙言為非思過半矣

友見之不忍棄為之收拾類聚因而成編遂有誤傳錄以去者於是不能掩其惡而匿其醜予每病之乃就其間選其彼善於此者姑別存之名曰敝帚藁畧第又窃有感焉文忠嘗稱黄夢升之文謂其辯博雄偉其意奔放猶不可禦獨恨求其全藁竟不肯出雖僅得其數語亦為諷誦嘆息而不已則予藁恨無一可如文忠之所稱者是藁之出雖不全也視黄夢升不其愧甚矣乎宏翁包恢自識

門人鄭魯妄書後

魯妄窃惟先生之文若易說若周禮記若講義若家傳學者已爭先覩之為快矣獨於文集之大成則日月以俟而未之見魯妄屢以此請而先生謙遜未遑僅示其略學者果能以謝上蔡讀論語法讀斯藁則先生之文固略矣而先生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者果可以詳略求哉魯妄敬刻之純軒與四方之士共之倘不以鄙言為非思過半矣